

·珍藏撷英·

包蕴丰富又瑕瑜互见的家谱文献

张廷银 石 剑 (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 要: 家谱所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提供寻根依据、增进民族团结,也可以在人口研究、移民研究、社会结构研究、宗族制度研究、家庭生活研究、社区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方面,提供有用的资料。但其中所存在的攀附名人、假托作伪情形也不少。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开发利用,又要谨慎辨析。

关键词: 家谱 资料价值 作伪

中图分类号: K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1-0113-03

Genealogy, a Kind of Document Having Substantial Contents with Defects as Well as Merits

Zhang tingyin Shi Jia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substantial contents of genealogy have significance bo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Genealogies provide clues for persons to look for their roots that promote the unity of th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Furthermore these documents offer valuable materials to the studies of demography, immigration, social structure, clan system, family lives, communities as well as literature. However, situations such as attaching to the celebrities, publishing works under notable names and forgery can be found at many places. Considering these characters of genealogies, we should develop the full value of the documents on the basis of careful discrimination.

Key words: genealogy; value of material; forgery

CLC number: K820.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1-0113-03

家谱或称族谱、宗谱,是一种由家族编纂、刻印并在家族内流传的家族档案,因此,它首先表现出个性资料的一切特性,但对于现代文化社会和学术研究而言,其中所记载的资料无疑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兹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家谱文献为例,就笔者管见,略述其价值表现形式如次。

一 家谱之一般情形

家谱的发展历史比较久远。不过,有人将殷商甲骨中的氏族记载以及《左传·昭公十五年》中周景王责备晋国大夫籍谈“数典忘祖”都视为家谱之源头,似不甚准确,因为它们虽然也包含了家族的资料,但与后来作为一种定型的文献还不是一回事。就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应该是家谱的初始阶段,此时有论出身门第之需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也确实留下了当时许多家谱的部分内容。但由于这都是部分内容的

引述,尚不知其完整的形态如何。唐代统治者重视谱系的整理与编纂,因此所产生的主要是帝王在世系和涉及全国范围的族姓史料。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家谱基本是从北宋才开始的,一般所说的“欧苏谱式”,就分别指欧阳修和苏洵所主持修纂的各自家谱,可惜的是,这两家家谱现已不存,我们只能从欧阳修和苏洵所作的谱序中大致了解其世系编排情况。现存最早的家谱是史浩编纂的《仙源类谱》和金代孔元措纂修的《孔氏祖庭广记》。但前者所记载的仍是皇族世系,而后者所包含的内容范围比一般的家谱要小许多。家谱的大量出现始于明代,而现在保留下来的则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所修的。近些年也新修了不少家谱,但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也暂不涉及。

一部完整的家谱,通常包括谱序、姓氏源流、世系图表、传状、家训祠规、茔域、祠产、修谱职事、领谱字号等内容,其中的世系图表当然是最重要的内容。而所谓世系图也只是一个简

单上下行辈关系示意图。有些家谱中还绘制了先祖的画像，但基本都是出于想象，与实际的人物形象毫不相关。为了显示家族的居住环境及坟茔位置，有的家谱也分别描绘了此类图画，但也只是简单的示意，远不是真正的位置与状况。但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家谱却比较有点，一部是光绪年间修纂的《周李合谱》，修谱者根据谱中人物的生活经历，描绘了“得胜图”、“苦乐图”等极富生活气息的图画，情节生动，用笔精细，颇可作为美术作品来欣赏。民国年间所修的《尹氏族谱》，对人物的介绍一改单纯文字叙述的形式，采取图片、照片以及绘画作品、书法作品与文字说明相结合的方式，文面活泼，图文并茂，很令人耐读。

二 家谱的社会价值和资料价值

家谱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寻根文化意义上。一部具体的家谱，体现的是一个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该族成员通过这种关系，可以达到某种收束和凝聚效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敬宗收族作用。但是，这种宗族的凝聚和团结，并不影响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在许多家谱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会将自己的先祖追溯到与黄帝或炎帝有关的某一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观念，在家谱中时时得到体现。所以，民国甫建时期所出现的张国家民族统一而批判宗族家族意识的思潮，即遭到了许多修谱者的群起反对。民国期间纂修的许多族谱，开篇都要先说明一下宗族团结与国家之统一关系。如纂修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之《车田卢氏五修族谱》在谱序中就说：“世界文明进化之先后，当视国家民族之盛衰。国家民族之盛衰，胡以知之？盖有史籍则自明矣。我汉族自黄帝以来迄今数千百载，均系一脉相承，其中虽经几度异族之侵入，然反所同化。是此可见，国家民族性之坚强，不为外族所夺。考之坚强原因匪一，殆有深刻之家族宗族观念为主要因素。晚近人士多不察其本，只知大倡民族自由而视宗族团体为无物，是与登崇楼而自戕其基何异。”纂修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之《醴南田心刘氏八修家谱》的序也说：“矧今日民族主义高涨之秋，各图谋独立自存之道，苟不能团结之，将何以发生力量以御外侮乎？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系由一个民族所以结合而成，故有扩家族而为国族之主张。然则家族之重要可知矣。当此抗建紧张、戎马倥偬，吾人固当处战时如平时，对于谱牒尤当务之急。”

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融汇的整体，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及活动也最为广泛。如何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广泛交流的同时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本原也即维系自己的民族之根，家谱的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关于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人回国、回大陆探亲寻根的报道已不鲜见，甚至连具有台独倾向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之一的吕秀莲都曾回大陆访亲，这说明人们在所有的关系中最容易认同的就是血缘关系，而家谱作为这种关系的文字记录，自然会得到人们的共同承认。据

报道，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回乡访亲时得到家族赠送的部分家谱资料，即万分激动。这恐怕绝不是政治作秀之表现。

关于家谱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学者一般是从人口资料（包括移民资料）、社会结构资料、宗族制度资料、家庭生活资料、社区资料和个案资料等5个方面进行归纳说明。^[1]总体来说，这种概括是基本准确和全面的。而且人们利用家谱资料，在这几方面的研究也的确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比如人类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用家谱中的资料来研究明清两代嘉兴望族的发展情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2]当代学者葛剑雄等人结合家谱中的资料来绘制中国古代移民图迹，也引起很大的反响。^[3]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成绩近几年每每披诸报端刊间，无需例举。除了这几个方面外，家谱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近两年问世的两部关于宋代文学家族研究的力作——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4]和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5]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利用了家谱中的资料，并很好地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其他的诸如利用家谱资料补辑作家的作品或来考证作家的生平、交游等，近几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产生。

就笔者管见，家谱中有两种资料，仍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开发研究。

一是家谱中所收载的署名为历史上著名文人的序跋、传状、墓志铭等作品，可以经过辨析和整理，成为补充该文人创作活动、分析其创作特点的重要资料。由于族谱编纂、刻印与流布的高度家族化与个性化，其内容不为外人所知所见是极为正常的，从而收入其中的诗文从广大的公众视野中消失也是完全可能的。翻开家谱，我们会在其开卷和结尾初看到大量的序跋，而且大部分都冠以知名人士之名，有许多则是知名的文人，比如宋人朱熹、杨万里、范仲淹、胡铨、范成大，元代虞集、揭傒斯、吴澄、杨维桢、赵孟頫，明代方孝孺、王守仁、文徵明、宋濂、解缙、王世贞、王廷相、李东阳，清代钱大昕、方苞、李兆洛、洪亮吉、吴騄、沈德潜、袁枚、林则徐、王闿运等，在家谱中出现的频率就特别高。其中有些作品完全是假托的，属于伪作，下文还要具体论述。但经过认真的考证分析，有些则确实是本人的作品。比如近人王季烈所编纂的《莫厘王氏家谱》中收录了清人归庄的《谢鸥草堂记》、朱彝尊的《题石坞山房图》和钱大昕的《七十寿序》等三篇文章，在三个人的诗文集《归庄集》、^[6]《曝书亭集》、^[7]《嘉定钱大昕全集》^[8]中均未收录，但经过笔者的分析，可以基本确认为是本人的作品。而乾隆五十八年（1793）今吴县境内蔡氏所修《洞庭东蔡宗谱》中见存袁枚作于乾隆五十七年的《重辑东蔡宗谱序》，为袁枚各种集子包括今人周本淳整理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月）所失收，根据文中涉及的人物、事件以及袁枚确曾为洞庭蔡氏家族中蔡璘（勉旃）先生作传的事实，其出于袁枚之手也是基本可信的。因为袁枚在序中提到他受知于鄂尔泰以及游于吴县等地的情形，与其生平履迹完全吻合，

而序文中对于欧阳修、苏洵等人“贪称古昔不得不广徵滥引以致夸毗”的微词,恐怕也只有袁枚这样的狂放之士才敢为。

二是名人的家谱和直接由名人编纂或主持编纂的家谱,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的实际活动以及文化心理状态,了解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风貌,都具有非常具体的资料价值。这里所说的名人家谱不是指包含孔子、王羲之、朱熹等时代更久远、声名更显赫的名人的家谱,而主要是明清以来那些有史可查但其生活细节仍需要进一步补充的人的家谱。比如有明代文学家王次回系传的《三旌义门王氏宗谱》、有清代大臣、藏书家潘祖荫世系的《大阜潘氏支谱》、有清代重臣李鸿章世系的《合肥李氏宗谱》、有近代革命家黄兴系传的《经铿黄氏家谱》,还有现代史上有名的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世系的《越城周氏支谱》,等等。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收藏的家谱中,200多部就包含有名人的准确世系或传状。其中的《越城周氏支谱》即原为周作人珍藏,周作人不仅特意为该谱加护函套、题写函签,还在世系表中其父亲姓名的顶端,恭恭敬敬地添写了周氏三兄弟的名字、生年及婚娶信息,这些为我们了解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家族意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历代都有名人为其家族倡修或主修谱牒的情况,比如前文提到的欧阳修和苏洵。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名人修纂的家谱也有不少,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的3000多种古旧家谱中,有100多种家谱是出自名人之手。比如孔尚任编修的《孔子世家谱》、浦起龙编纂的《前洞浦氏宗谱》、赵尔巽编修的《赵氏族谱》、徐世昌纂修的《续修天津徐氏家谱》等等。当然,还有一些修谱者虽非声名显赫之辈,但在历史上确实有史可查并且在某一方面有过成绩或影响。比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王季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并不是显要人物,但是如果研究昆曲、要了解晚清遗民的生活与心理状况,王季烈就不能绕过。类似的人还有如张诒、吴隐、徐永昌、萨镇冰、瞿宣颖等。这些名人通常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他们往来的也不乏文化名士,所以在他们主修的家谱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许多出自名家之手的诗文,上文所说可以从家谱中辑佚出来的作品,最可靠的来源就是名人所修家谱。除了收录名人诗文,名人所修家谱中还会出现这些人的题辞、题签等,综合所有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得到某一时期某些人的交往情况,从而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某个历史事件的细节或某人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出自名人之手的家谱无论是编纂体例还是内容叙述都比较合理准确,堪称为谱作之楷模。欲修谱者,多感受这些家谱的编排形式及内容,一定会对提高谱作的精确程度有帮助。

三 读用家谱应注意的问题

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文献都有可能存在罅漏,更何况家谱

是在没有十分严格的监督约制下由家族自行编纂出版的,某些不太正确的意识再加上对材料分析判断的不够准确,势必会造成瑕瑜互见甚至错误百出。因此,作为读谱和用谱的人,就应该格外谨慎,切不可对其中的材料不加分析,贸然使用。

除了由于修谱者个人的文化修养而出现的知识性甚至常识性错误,家谱中最严重也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由于攀附名人而导致作伪造假。其具体表现形式又有两端。

第一种是在追溯先祖时,罔顾历史事实或没有多少历史根据,而轻率地把某历史名人当作本族的先祖或先辈。这从创立家谱模式的苏洵就已经开始了,他在《族谱后录上篇》中就说苏氏之先出于高阳,然后将战国时期的苏秦、苏代等人拉入其中。^[9]在很难追踪苏秦、苏代与其家族的真实关系的情况下,就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先辈,这在苏洵也许只是无意,但在后来修谱时却几乎成为一种风尚。于是,李氏之人不是出自李世民就是出自李白,姓白的都声称是白居易的后裔。姓秦的都拉南宋词人秦观为先祖却没人愿意认秦桧为族人,真正是“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10]曾经热闹一时的唐宋八大家后裔联谊事件,说明今天的中国人心底里仍然有此意识。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人崇尚美善而谴责丑恶的文化意识,也能在一定的意义上达到抑恶扬善、增进团结的目的,但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来说,则完全是假的信息,家谱资料的真实程度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第二种情形同样是为了提高自己家族和家谱的地位,随意假托名人之名而编造序跋或传记、墓志铭等文章。前文曾经提及的朱熹、杨万里、范仲淹、方孝孺、王守仁、文徵明以及岳飞、文天祥等人,在家谱中题序作跋的情况极其常见,而假托的比例也非常之高。有学者考证,朱熹所做的一篇有“予尝仰观乾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君之尊而无所不拱焉;俯察地理,昆维为华岳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而无所不本焉”几句的谱序,在《郑氏大宗统谱》[金华]《太常周氏宗谱》[都昌]《黄氏宗谱》、《温陵刘氏宗谱》等数家族谱中反复使用,^[11]显然都是伪作,或者最多有一个为真。而据笔者所见,经常被冠以朱熹之名的这篇序文,在同治五年(1866)所修《河南始祖蔡氏通谱》中,又被移植到宋代大臣蔡仪的名下,除了题目改为《蔡氏宗谱序》,最后一句改为“问其所自而懵然不知者于蔡氏多矣”,落款变为“淳熙六年春王吉旦自翰林迁端明殿学士蔡仪顿首拜书”,其他内容基本一致。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藏有一部万历年间的《新安潘氏宗谱》,但罗振常先生却指出,该谱其实是挖改了程氏家谱中的个别字而形成的,其挖改的痕迹现在仍清晰可见。谱中就有朱熹的一篇序,我们不知挖改的动机是由于这篇序呢还是别的什么。

对于家谱中这类作伪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如果贸然相信又贸然引用,必然要闹出笑话。特别(下转第122页)

于参加贡举和制科的考生以及一般读书人也有工具书的作用。宋代刊印的类书有前代人所作的,如梁朱澹远《语丽》、北齐祖珽等《修文殿御览》、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李商隐《金钥》等;也有本朝人编撰的,除前举王、章二书外,还有大部头的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篇幅稍小的如晏殊《类要》、吴淑《事类赋》、袁轂《韵类题选》、钱珣《史韵》、叶廷珪《海录碎事》、江绍虞《皇朝事实类苑》、叶凤《群书类句》、吕祖谦《观史类编》、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杨咨《歌诗押韵》等,以及书坊所刻不署名的《书林韵会》、《锦绣万花谷》等。

第三类是诗文写作方法类图书。这些书中有些是专为考生指点应试途径而作,如魏天应编《论学绳尺》与王应麟编《辞学指南》之类。也有一些本非为考生应试而作,但在考生练习写作阶段,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考生把握写作格式与创作规律,因此也可视为考生学习参考资料。其中总论文学创作规律及介绍各体文学体制特点的综合类著作有梁刘勰《文心雕龙》、蜀冯鑑《修文要诀》,本朝陈骙《文则》、李涂《文章精义》等。还有专论某种文体格式及写作方法的格、式类著作。如诗格类有唐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本朝梅圣俞《续金针诗格》、李淑《李公诗苑类格》、释惠洪《天厨禁脔》等;赋格类有唐张仲素《赋枢》、范传正《赋诀》、白行简《赋要》、后梁和凝《赋格》及本朝马偁《赋门鱼钥》等;文格类有唐孙邕《文格》、王瑜卿《文旨》等。

第四类是作品集。为了提高写作水平,考生还应熟读名家名作。因此一些重要的文学总集如《文选》之类,是不能不熟悉的。宋代俗语说“文选烂,秀才半”,正说明此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之大。还有不少带有名家评点的诗文选集,也颇受考生欢迎。这些书往往为名家所选,选文质量较高,在评语中还经

常介绍写作方法,也有引导初学者写作入门的作用,同样是考生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楼昉编《崇古文诀》、真德秀编《文章正宗》、谢枋得编《文章轨范》等。此外,前代一些重要作家的别集也要充分重视,特别是对唐代名家如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人的诗文集更要认真学习。考生还要学习本朝人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曾经主持过科举考试或号称一时文章宗主者的作品最容易成为取法对象。北宋欧阳修就曾成功地利用知贡举的机会,选拔出一批古文名家,进而引起考生群起效仿,成功地推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进程。再如宋室南渡以后,苏轼文章非常流行,考生如果不认真学习,就有落榜危险,于是有人形象地将此现象概括为“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正因如此,所以南宋时期出现了多种苏集刻本。

以上概要地介绍了在科举考试影响下宋人编印刊刻相关书籍的一些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图书编撰、刊刻、流通诸领域的活力,促进了图书业的发展;作为回报,宋代图书业的发展又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更多便利服务,大量图书的编印流通也为宋代社会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科举考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总体看来,宋代科举考试和图书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彼此为用,相互促进的。

参考文献:

[1] 朱彧.萍洲可谈 [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 徐松.宋会要辑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 王应麟.玉海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沈如泉(1971-),男,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上接第115页)是在学术研究中,在家谱里看到某著名文人的作品,而此前又未曾出现,以为发现了此人的佚作,便奉若至宝而大加宣扬,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贻害不浅。相比较而言,那些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所编纂的家谱,则较少有伪托的现象,这些家谱中的各种资料,一般仍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1] 常建华.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A].谱牒学研究(第一辑) [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2]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 一至六卷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4] 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 [M].济南:齐鲁书社,2004.

[5] 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6] 归庄撰.归庄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7] 朱彝尊撰.曝书亭集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49(无准确出版时间).

[8]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 (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张伯驹.素月楼联语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 束景南.朱子佚文辨伪考录 [A].朱子全书(二十六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39-840.

作者简介:张廷银(1965-),男,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研究馆员;石剑(1979-),女,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